

《本草纲目全本图典》书评

郑金生

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

doi:10.13422/j.cnki.syfjx.20191499

《本草纲目全本图典》(陈士林主编,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8年)是近年《本草纲目》药物研究的一部力作。该书正文收录大量精美的彩色摄影图片,多数药物图片能从不同角度反映药物的鉴别特征,且能全面反映当今《本草纲目》药物考证最新成果。笔者细览此书,思古鉴今,颇多感想,书之于下。

以图形辅助文字鉴别药物,在中国本草史上约有近2000年的历史。至今留下的250多种古本草中,有40来种(其中7种为彩图)配有插图,存图量约2万余幅。药图在辅助鉴药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。假如没有宋代《本草图经》中的“潞州人参”图,古代山西是否有人参分布就会成为无解的疑案。古代由画家绘制的某些写生药图,甚至可与当今的植物科学绘图相匹敌。写字人人会写,绘图却要经过专业训练,能绘出药物基原特点还必须熟谙药物特性。因此古代精准的药图确实不是太多,以至于本草书是否需要插图都曾有过不同的意见。

南宋药学家陈衍在他的《宝庆本草折衷》里专写了一篇“撤图像例”,对本草附图颇有微词。南宋时医药早已分家,医生所见皆为药材或饮片,甚至成药,能见到药物基原者甚少。故陈衍认为以反映药物基原为主的药图无法与药物真实基原比验。许多药物特征难以用图画表现,故其图常属示意或会意图。例如阿胶,本草图示为一个亭子盖着井口(示意“阿井”)之类,陈衍认为这类会意图对鉴别药物毫无意义。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正文并没有提到该书有附图的计划。相反,李时珍对我国第一部墨线雕版药物图谱提出批评:“图与说异,两不相应。或有图无说,或有物失图,或说是图非”。《本草纲目》是载有1892种药物的大书,若要配图,并做到图文对应、有物则绘,且绘图准确,谈何容易?现存的《本草纲目》金陵版附图是李时珍的子孙们代庖,误谬甚多,其质量远不如《本草图经》。

从陈衍、李时珍两位古代药学家对药图的评述,可知评判药图,不能追求花哨,图形必须真实准确,且与文字记载相符,这是古代判断本草图谱价值的根本之点。近现代以来,药物基原的科学绘图占据了药物插图的主流。但墨线或彩色的科学绘图需要专家才能完成,且很难表现鲜活的,甚至野外自然生长的药物基原。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与普及,彩色摄影逐渐成为当今本草图谱的主要手段。在当代10余种《本草纲目》图谱类专著中,彩照占据了主流。但不论药图的形式如何改变,判断药图的标准还是看其对鉴定药物所发挥的作用。

《本草纲目全本图典》(以下简称《图典》)共20册,全文收录了《本草纲目》的标点文字,并将该书金陵本1109幅墨线图散入相应的各药之前。在此基础上,《图典》于具体药条下另增“基原”一项,说明其药物来源,并出示众多药物基原、生境、药材、饮片等彩色照片。多数照片有中文名或拉丁学名。此外,常见重要的药物之后还附列了基因序列,并将这些内容生成二维码。

与其他同类专著相比,《图典》采纳了现代化、国际普遍应用的DNA条形码技术,将考证准确的基原基因序列附在相应的药物下,此举使《图典》超越了以往多数同类著作的传统鉴定体系,可更好地将古本草药物鉴定与国际相关学科接轨。其次,《图典》载录了《本草纲目》全文,这在同类专著亦属少见。其全文直接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排印本,并无新的校勘所得及改进(如仍未采用书名号等)。加之该书文字经常叠印在彩图之上,影响了阅览效果,故从学术创新与实用角度来考,该书所附《本草纲目》全文实属事与愿违。

《图典》最大的亮点,是该书“基原”项以及所附的药物图片。

“基原”一项属《图典》新撰,见于书中1239种药物之下。另有13种药物虽无“基原”项,但有实际基原内容。该项遴选某些重要著作考证所得的结果,且多数出示了基原的科属位置与拉丁学名等,然后介绍其产地、是否栽培、《中国药典》收录的种类,以及采收加工等相关情况。该项虽然没有列举考证基原的古本草

依据,但所反映的近现代药物基原考证成果却十分广泛,且出处详明,可资复核。据该书前言所载,《图典》参引的重要相关著作达 20 种。其中与考证《本草纲目》药物基原紧密相关的有《本草纲目药物彩色图鉴》《本草纲目彩色图鉴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材及原植物彩色图鉴》《新编中药志》《中草药大典》《中华本草》《中国药材图鉴》《中国药用植物原色图鉴》《中国动物药志》《中国植物志》《全国中草药汇编》《中药大辞典》等。其中由陈士林主编的著作就有 6 本。看看这些当今颇具权威性的著作名称,就可以知道《图典》“基原”一项所出示的药物来源,已经汇集了当今同类研究最新、最具权威的研究成果,同时也包含了《图典》主编自己及其团队的长期研究所得。

图谱类著作质量的高低,除基原考证是否准确之外,最重要的要看是否有反映鉴别特征、清晰可靠的图片。鉴于多数药物基原(尤其是植物类)在不同的生长期具有不同的形态特点,且一般医家难以见到野外的基原,多用药材与饮片,因此,鉴别中药的图片不可能如人的身份证那样可以一脸定真身,需要从不同生长期、不同部位与角度来选取照片。在这方面,《图典》所附药物图片(尤其是植物图)的质量,堪称同类专著之最。

例如人参,主要生长于东北一隅,并非分布广泛的常见植物。历代本草对其植物与药用部分的形态描述多似是而非。人参一身都是宝,参叶、参花、根、芦头都能入药。近现代野生人参濒临灭绝,当今药材来源又有圆参、林下参之分,故人参插图需要表现的特征甚多。《图典》在此药之下,首先出示了几帧人参原植物上半部的图,从不同角度清晰地展现了“三桠五叶”、果“如大豆,生青熟红”的鉴别特征。继而又展现了人参“芦头”(根茎)药材图,人参幼芽图,充分表现出了人参芽从“芦碗”(根茎残基旧痕)旁冒出的鲜活状态,非常有创意。此后又出示了人参花(干燥药材)、园参支根与须根、园参全体、林下参、人参饮片、人参芦切片等共 20 幅照片。其中“林下参”的鲜根图片,非常准确地展示了其特点(芦头细长、芦碗多,须根稀疏,长而韧等)。此参虽系人工播种,但生长过程却无人工施肥、撒药等干扰,自然生长,年限较长(多在 15 年左右),最接近古代医方所用人参来源,且可不因开垦参园而破坏山林。由此可见,人参所配的诸多图片,不仅反映了人参原植物及药材的特征,而且注意反映最新的人参运用实况。

再以当归为例,据本草考证,其基原正品为伞形科植物当归 *Angelica sinensis* (Oliv.) Diels, 药材俗称“马尾当归”。但近几十年来,欧当归 (*Levisticum officinale* Koch.) 及日本当归 [*Angelica acutiloba* (Sieb. et Zucc.) Kitagawa] 在我国东北、华北及陕西、山东、河南等地广泛引种并使用。如果只拍一张小小的当归全株照片,是看不出以上 3 种当归基原和药材差别的。《图典》选用的基原照片,大而精细;当归生药的选择,也完全突出了“马尾当归”的特点。书中还配以饮片的纵切、横切图,完整地反映了《本草纲目》所述当归的特征。

药物品种混淆的现象在古代并不少见。例如射干、鸢尾 2 种药物,古本草争议不休,连李时珍也认为鸢尾“即射干之苗,非别一种也”。故《本草纲目》附图名为“射干鸢尾”,将两药作为同一物。但据《新修本草》《本草图经》等书记载,射干开花“黄红色,瓣上有细文”,鸢尾开花“紫碧色”。两者根形亦异:射干“根多须,皮黄黑,肉黄赤”,鸢尾“黑根似高良姜而节大,数个相连”(《蜀本草》引唐《图经》)。据本草考证,射干即鸢尾科植物射干 *Belamcanda chinensis* (L.) DC., 鸢尾即鸢尾科植物鸢尾 *Iris tectorum* Maxim.。两者为同科植物,叶片虽然相似,但花色、根部断面形色相差甚大。《图典》出示的这 2 种植物全形,以及其鲜根外形、饮片,可以非常直观简捷地将这两种植物区分开来。

由于药物来源的区域广泛,基原不同特征出现的时令不同,因此拍摄药物基原照片,需要摄影者在不同的季节跋涉于野外。据该书前的介绍,此书前后费时 16 年,参与编书者多达 180 余位,汇聚了各方诸多专家学者,才得以毕其全功,并从数以万计的照片中遴选大量照片入《图典》。其中有许多珍稀罕见的图片,引人入胜。

例如天麻,古代又称赤箭。笔者研习本草多年,见过干燥的、新鲜的天麻根茎,也看过许多手绘或拍摄的天麻植株图片,但当我看到《图典》天麻(地上部分)的照片时,还是为之震撼:画面杂木横斜,独有两根笔挺、颇似肉色的“竹竿”矗立其中,确如活生生的一支“箭竿”!我才顿悟古人为什么要把天麻苗(茎秆)称之为“赤箭”。此外,该药还出示了刚掘出来的天麻根茎、橙红色的花序、干燥后的天麻以及切片,使天麻鲜活而全面地展现其真容。

笔者逐页阅览《图典》,经常为其中许多精彩、首次出现的图片拍案叫绝!以往许多同类图谱一带而过的药物细小鉴别特征,在该书中被“特写”放大。例如贯众等蕨类植物的孢子囊排列形状,香蒲的橙红色

蒲槌(雄花序),其大小色泽、清晰度,宛如实物放在眼前。有些药物的断面,拍摄得如此精细,色泽、质地、纹理,鲜活在目。此可见于蓬莪术、泽泻、雷丸、土芋(黄独)、藤黄等许多药物之下。胡黄连断面显示的花纹,使人更能体会到古籍所云“折之内似鸚鹄眼者良”。植物的花果是现代鉴别植物最重要的器官。《图典》对此特征特别关顾。过去很多难得一见的植物花或花序、果或果序,在该书中得到逼真的展现。此可见于细辛、豆蔻、郁金、仙茅、白头翁、淫羊藿等许多药物之下。即便是最常见的葎草,《图典》也能认真地展现其茎叶花果,且将一般人不会注意的葎草果实予以放大。泽漆特意折断茎枝,让其流出白汁,再予拍摄,以显示此类植物的鉴别特点之一。他如“昨叶何草”这样细小的景天科植物,以及苔藓类植物,无论古本草插图还是现代的图谱,都很难充分展现其真面。《图典》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,用了10张照片,从不同的角度展现“昨叶何草”植株、花与花序、干燥饮片,使这样一味古人很难说得清楚其形态的药物现出真身。从许多图片中,还可感知拍摄者的敬业精神。例如“黄颌蛇”图,有人手捏蛇头,为的是充分显示蛇头部的特征。限于篇幅,笔者无法逐一罗列该书许多出色的彩图。这些花费心血拍得的图片是该书最值得称赞、学术含金量最高的成果。

在介绍完《图典》主要内容与特色之后,不妨以前述陈衍、李时珍对配图本草的批评来检验一下《图典》。

陈衍说“医家悉用见成之药……虽具诸图,何以比较”?他这话是过于偏颇了。明代药家陈嘉谟说:“谚云:卖药者两只眼,用药者一只眼。”只会用药的医家多长一只眼,多学习一些药学知识是大好事。《图典》除基原图外,还有许多药材与饮片图,更适合医家了解药物的来源。但陈衍将本草示意或会意图(如“阿井”图之类)视为“泛滥”之举,却并非无理。对《图典》这样一部学术性很强的现代本草“图典”来说,选图最宜精审。但《图典》第2册“水部”的雨水、露水、流水、温汤、碧海水、山岩泉水等药,第12册的醋、酒、烧酒、葡萄酒、糟、春杵头细糠等药条下都有示意或会意类的照片,笔者以为此与“阿井”图一样,泛滥无益,或尽人皆知,或无法表现内在特性,发挥不了鉴定药物基原的作用。推而广之,《图典》中原属《本草纲目》卷1~4的总论中所插入的588幅药图,与总论主旨无关。其附图唯一的理由,不过是总论中提到了这些药名而已。《图典》不是“画报”,在非关药物专论的篇章出现这么多无关主旨的药图,类似小说“绣像”,亦属“泛滥”。此外,《图典》第12册“腐婢”、第13册“水苦荬”“睡菜”、第15册“熏陆香”“苏合香”下都插入了粗糙的手绘彩图(非科学绘图),与全书体例不相般配。《图典》中基原明确而无图片的药物数以百计,单为此5个药配上粗糙手绘图,就损坏了全书整体彩照的风格和体例。

李时珍批评宋《本草图经》,最致命的缺点是“图与说异,两不相应”,或“说是图非”。对于《图典》这样一部反映当代本草考证最新成果的图谱来说,基本没有此类错误。仅有的几处图文不合,并非学力不足,当属“笔误”。例如第13册“苦茄”条,基原不明,但其下的“基原”项与插图,却是紧随其后的“壶卢”条内容的重复粘贴。又如第14册“枳椇”条下“枳椇子饮片”图,实为“枳壳”饮片。另第15册“月桂”,“基原”定为樟科植物天竺桂,图名也是樟科天竺桂,但附图却是木犀科植物木犀(桂花)。鉴于“基原”中已经说了“参见本卷‘天竺桂’项下”,可见所附错误图并非本意。与此类似的问题还见于第10册“通草”,兹不赘述。如此庞大的图谱,编排时千密一疏,不算大错。

李时珍批评宋《本草图经》的另一不足是“或有图无说,或有物失图”。所谓“有物失图”,即“基原”明确,却未配图。“有图无说”,则指虽有配图,却无解说。此类问题虽然说不上是学术错误,但若出现在严谨、高水平的本草图谱中,毕竟是件很遗憾的事。《图典》中此两类情况都有,但多见于动物类药,少见于植物类药。

《本草纲目》植物类药物共1095种,《图典》经考证其“基原”者809种,占全部植物药的73.9%。这1095种植物药中,含“有名未用”药153种,各类附录药69种,合计222种。这222种药是《本草纲目》1892种药的组成部分,不能不予关顾。《图典》极少收录此类药物基原的考证成果,原因不明。近现代中外学者对《本草纲目》各类附录药有不少考证,尤其是诸果附录药,多有基原明确者。即便是“有名未用”药,也有若干植物基原已经考证清楚,例如吉祥草、刺虎、百两金、九龙草、天仙莲、满江红、隔山消、石见穿、必思苔、甘剑子、海梧子、木竹子、橐吾子、人面子、四味果、千岁子、山枣等。忽视此类药的考证,让至少20余种基原明确的《本草纲目》药失去了配图入典的机会。

《图典》中基原明确却没有出图的植物药仅13种,占1.6%,比例非常低。动物药则不然。《本草纲目》动物类409种(不计人部药)。有“基原”考证者358种(占87.5%)。应该说,基原明确的动物药比例高于植物药。但没有出图的动物药却有116种,占全部有基原动物药的32%。以鱼类为例,《本草纲目》有鱼

68 种,有“基原”项者 59 种,可见基原明确者占多数(86.8%)。但其中配图者仅 33 种,缺图者 26 种,“有物失图”比例高达 44%。诸如白鱼、鲃鱼、鲨鱼、石斑鱼、鲦鱼、鳊鱼、鳗鲡鱼、海虾、鳃鱼等,均不见出图。与植物药的失图率相比,动物药“有物失图”现象非常严重。这些失图的动物,并非人人皆知。连雨水、露水、温汤、烧酒都给配图,却无视动物类的配图,是说不过去的。

至于“有图无说”现象,在《图典》中也有存在,但非常少。例如药下有图,却不列“基原”,无任何解说者共 13 处。其中的陈廩米、饭、粥、糕、粽之类药物,即便列了“基原”,意思也不大。但第 11 册的“蜀黍”“蓬草子”,第 13 册的“生瓜菜”、第 14 册的“榲桲”等亦无“基原”,则未免粗疏了。

综上所述,《图典》所附各类药图确实有裨医药实用、各药的图文相应等方面做得很好。但其中或将药图作为总论装饰页面之用,或插入非关药物鉴定的示意图片,则有损严谨学术著作的质量。该书的植物药很少见“有物失图”的现象,但在动物药类,“有物失图”现象相当严重,是个缺陷。

此外,笔者在学习《图典》过程中,发现这样一部学术性极强的著作,竟被当作画报去编辑。由此带来药名字号奇大、版面浪费、图文互相遮蔽等问题。尤其是图文叠印、互相遮蔽的编排法,大大影响了《图典》的图文使用。许多《本草纲目》的黑字原文和基因序列,被叠印在深色的图片上,无法卒读,图片也成了麻脸。例如第 12 册“苍葱”,原图乃野外所拍,背景杂草丛生,文字叠印其上,自然无法阅读,图形也被分裂遮蔽,无法令人领略“苍葱”的形象。全书最后几册(多为动物药)中,至少有几十种动物药的图片无法反映基原的全貌。例如第 18 册的“鲤鱼”药名(绿底白字),宛如一张扑克牌,遮去了鲤鱼的下半截。试问这样的排版,如何能帮助理解《纲目》引文“(鲤鱼)其肋鳞一道,从头至尾,无大小,皆三十六鳞”?类似这样的情况,一而再,再而三地在同一册出现。“鲮鱼”“鲩鱼”“鳊鱼”等都是这样,不是被遮蔽下半身,就是拦腰被遮蔽。“海蛇”最应该看清楚的部位也恰好被遮住了。第 19 册“摄龟”,其形象几乎被药名遮住一半,剩下部分与文字叠印,如雾里看花。科学著作采用这样的排版形式是不妥的。一张好端端的“鲛鱼”照片,被图名与文字隔裂,无法见其全貌。这样因排版造成损伤,使该图的效果还不如明代《本草品汇精要》画的彩色鲛鱼图更有助于鲛鱼鉴定。此外,该书最末缺少药名与拉丁学名索引,对于不熟悉《本草纲目》药物编排法的读者,也会带来不便。

作为一个本草研究者,我非常珍爱《图典》中颇具创意、费尽心血费时费力拍摄的大量精美药图。这些图片的质量是此前任何一本同类书所无法企及的。但我也为该书由排版设计等人为因素给《图典》造成的损害而惋惜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真诚地向读者推荐此书,愿与大家分享学习《图典》所得到的收获与愉悦。



[作者简介] 郑金生,1969 年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。1978 年首届医学史硕士、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、首批医史文献学术带头人;曾任该所所长、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和 Charité 医科大学客座教授。主攻中国医史文献专业,于本草史及中医文献学致力尤多。主编《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》《中华大典·药学分典》等大型丛书,任《中国本草全书》学术委员会主任。整理出版中医药古籍 70 余种。撰写论文 170 余篇。